

11-2017

前言

Zidong XU

嶺南大學中文系, zidongxu@ln.edu.hk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new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

許子東 (2017)。前言。《嶺南學報》，復刊 第八輯，頁1-3。檢自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new/vol8/iss1/1/

This 前言 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前 言

《嶺南學報》復刊，已經第八輯。這是第一次較集中地刊載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論文。我們是在 2015 年春開始策劃相關專輯的。最初我和系內教現代文學的同事商議，開一個“故事新編與穿越”的會。不久我在港大開會碰到王德威談起這個設想，我們覺得這個題目必然關涉現當代，也必然與古典有關。“穿越”課題既是熱點又是“禁區”，卻鮮有嚴肅的學術討論。我們想請些行內的專家來，平心靜氣地討論。王教授很感興趣，答應一定會來。同年秋天，學報主編蔡宗齊教授建議把會議題目改為“現代與古典文學的相互穿越：故事新編與理論重建”，話題從現當代創作擴展到理論，時間跨度則涵蓋古典和現當代。事實上，後來在會上宣讀的論文，的確可分兩類，一是研討現當代創作的“穿越”現象，二是理論研究中的“跨學科”實踐。

研討創作中的“穿越”現象，勢必要關注真正當下、新時代的最新作品。以“架空”一詞論文學，從劉禹錫到魯迅，都有些貶義，但自從以日語漢字“進口”後卻成為最時興的小說類型。王德威教授的論文探討了幾部最新的（很多其他與會者還沒來得及閱讀的）香港長篇，不僅顯示一貫敏銳的理論視野，而且也表達了對香港現實的特別關注。同樣關注最新文學/文化現象，許子東尋找的樣本則是暢銷熱播的《琅琊榜》。將“穿越架空”和“古為今用”、“故事新編”並列為文學虛構歷史的三種方法，從最熱門的作品/現象來探索文學生產機制及社會集體無意識，我們會發現越是“穿越”越是現實：既有編劇觀眾無聲共謀的“平反”情節主題，也有大眾百姓對英明清廉“良王”的無意識期待。

本期學報討論的另一部引人注意的當代作品是《繁花》。陳曉明排列解析小說中 60 與 90 兩個年代如何互相穿越，歷史敘事與鴛鴦筆法怎樣交叉並置。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有關《繁花》的論文——而且還不是從方言

及書面語角度出發。讀陳曉明的細密分析,我們也只能“不響”。

陳平原關注晚清畫報已經多年,這次他特地結合會議的“穿越”主題,討論清末民初文字與圖像的古今對話。在陳平原那裏,資料從來不只是資料。討論“新聞”與“古事”的關係,討論“臨摹”與“混搭”,“在新知識的淵源和舊圖景的更新中,意義如何挪用,功能怎樣轉化,以及借古諷今的可能性與合理性,都值得仔細追究”。講的是一百年前,也似乎在講當下。

這期學報裏也有些論文重新討論有爭議的“老課題”,王文英以“現代性與古典性的交融”,分析郭沫若的歷史劇。顧農探討留學生魯迅所設計的中國道路。程光燁從“革命戰爭題材小說的概念”,討論五六十年代的“三紅”等作品。事實上,今天海內外學界關於“五四”、關於八十年代、甚至關於“文革文學”,爭議都不大,最缺乏共識的,就是怎麼評價“十七年”。記得洪子誠有過一個既形象而又深刻的提問:十七年文學究竟是遺產?還是負債?程光燁的論文含蓄地告訴我們:既是遺產,也是負債。換個說法,那就是“負資產”。

在第二類理論越界的實踐和探討中,張麗華一文仔細比較魯迅、陳寅恪對唐小說的不同看法,既細密梳理了《中國小說史略》與胡應麟、鹽谷溫的學術淵源,也想象建構了陳寅恪與魯迅的“對話關係”,確是一種理論研究上的“穿越”。胡迎建《陳三立與同光體贛派》、張晶的《神理與妙悟》更多討論古典文學理論(對現代)的影響。汪春泓的論文則從佛經講到張愛玲《色戒》,跨學科“越界”更需要學術勇氣。

當然,無論是古典文學研究者“越界”現代,還是現當代學者“穿越”回去,處在兩個學科之間的學者似乎總能更加古今逢源,處變不驚。夏曉虹對晚清新評《水滸傳》的研究,不僅考察一部作品的文學史地位變化,同時也在考察一個文類,甚至一種文化在時代交替之中的價值轉化。我們打破常規刊出陳大康的《近代報刊小說轉載編年史》,因為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有獨特價值的資料整理,而且這項整理工作可以直接引向一些極具當代理論意義的研究:比如特定歷史階段的版權與印刷工業情況,比如俗文學次文化的歷史發展軌迹;又比如晚清民初中國、東亞甚至北美城市之間的文學旅行地圖與文化轉移規律……

蔡教授和我編完這一期“現代與古典文學的相互穿越”的專輯,發現文學創作中人們瞬間“穿越”先秦或明清較容易,學術研究裏古代與現代的學科“越界”更困難。畢竟,像錢鍾書、王瑤、夏志清那樣兼通古今的學者現在

越來越少。我們這個會的一個意外收穫，是對根深蒂固的學科紀律的一種再認識。既看到文學/學術穿越的想象力，也目睹了學科/理論越界後的難為情。本來我以為，從事古典文學研究，常在數千年文學大江大河中游泳，偶然跨步到現當代小池塘，應該比較輕鬆。但實際上學界中人（除海外漢學家外），由古典“穿越”到現當代，卻並不很多。反而是現當代領域的學者，近年來紛紛“出走”，或涉足近鄰晚清（王德威、陳平原），或“穿越”晚明、國學（趙園、王富仁），更多是“越界”思想史（汪暉、王曉明）或文化批評（錢理群、許子東等）……究竟是“多大的水裏養多大的魚”？還是“莫道昆明池水淺，觀魚勝過富春江”？

回到現當代本行，我很關心的倒是在中青年學者中的一個新的研究傾向。近年參與北京“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”的終審會議，聽說此獎現在大學職稱評定中頗有影響，使我們備感壓力。如今現代文學研究日趨“學問化”，當代文學研究更像文學批評。但我注意到，近幾年幾篇最出色的論文，如張煉紅《“幽靈”與革命：從“李慧娘”鬼戲改編看中國戲改實踐》，如賀桂梅《1940—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說的敘事分析》，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研究現當代文學中的傳統形式，換言之，就是古典傳統如何創造性地轉化與穿越在中國革命文化與文學之中。在2017年唐弢獎獲獎論文中，主要的共同特點也是討論現當代文學中的“形式繼承”或者現代作家的傳統技法。在我看來，這種研究傾向，與我們這個專輯不謀而合：既研討現當代文學中的古今穿越，又實踐探索文學研究中的學科越界。

朱立元、胡曉明、陳國球、羅鵬、賀桂梅、王堯、郜元寶、朱志榮、楊揚、彭國忠、古風、劉俊、黃念欣、鄭可怡、吳國坤、梁淑雯等教授，以及嶺南大學中文系老師陳惠英、魏艷、黃淑嫻、蕭欣浩也參加研討會並宣讀論文。因種種原因，學報沒有機會刊出他們的論文，但仍然由衷感謝他們的支持。

許子東